

故园坐标

说说故乡花石

马立明

花石,隔我老家龙船港只有4里来地,故我对它比较熟。如今,花石隶属渌口区龙船镇,而镇政府,就在花石。

花石,紧靠湘江。沿河一线,全是丹霞地貌。这一座一座的丹霞小山峦,远远看去,像赤红的花,“花石”一名由此而来。

“花石”是个老地名,唐大历四年(公元769年)就这么叫,有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在此留下的《宿花石戍》为证。而且这名一直叫到如今,细细算来,已有1257年的历史了。当然,唐大历四年以前,也肯定这么叫,那么“花石”这地名,就更老更老的了。

“花石”这地方,解放后的1959年前,归湘潭县管辖。湘潭县境内中路铺镇与衡山县之间,有个花石镇,人们为了区别县内有两个花石,故把花石镇叫“大花石”,而此花石,便叫“小花石”了。

1888年春节,“芝木匠”齐白石拜“湘潭画像第一名手”萧传鑫(字萝陔,朱亭花田人)学画像时,这时的萧先生,“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,也是个画像名手,家住在小花石。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,他的得意手法,都端给我看,指点得很明白。我对于文少可,也很佩服(《白石老人自述》,1986年岳麓书社)。”由此可见,我们这个花石(小花石)曾还有个齐白石的绘画老师呢!

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教授,他的外祖母就住在花石夏家坝。李立年少时丧父,故有很长一段时间随母寄居在外婆家。他的外公叫文禄存,是当地有名的“绅士”,人称“禄翁”。“禄翁”生前与齐白石交谊颇深,家里藏了许多明清及齐白石的书画。李立自幼爱好刻印,就是在这里启蒙的。“最使父亲心动的是那盖在书画上的一枚枚朱红色的印章,方的、圆的、长的、短的,真是眼花缭乱,于是父亲顺手操起剪刀,将成堆的明、清字画上的印章剪了下来,贴在自己的小本子上(见《小苍深处是吾家》岳麓书社,李荔白著)。这个“小本本”,似乎有股魔力。平日的李立,除了读书外,全部精力放在这个贴满红色印章的“小本子”上。此时的他,在小花石街上请铁匠打了一把锋利的刻刀,又到湘江河滩上捡回些可刻的石头,在昏暗的油灯下,对着本子上一方的印象摹刻起来。谁知这一刻,日后竟刻出了一个享誉艺坛的金石书画

“大家”来。

也就在同时,齐白石的挚友陈仲甫来到小花石。他饱读诗书,在小花石办了所“古文讲习班”,李立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。一日,当他看到李立所刻印章极佳时,遂请这位爱徒帮他补刻齐白石为他所刻丢失的印。刻毕,陈先生大为赞赏,并为《李立印谱》作序。

晚年的李立教授,仍不忘哺育过他的这片故土。他不但在花石捐建了一所“立翁学校”,还为学校捐赠了许多图书。他在捐赠的图书扉页上,盖有一方“花石、楼厦,处处都散落着我童年的梦”一印。他还有方“梦游作品上”的闲章,常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。他这样做,不无凸显他对故乡花石(小花石)的一往情深。

如今的花石新街,一片欣欣向荣。而老街(靠湘江一线),因水路衰败,有些冷落。但在上世纪六七十、八十年代,热闹得很。什么百货店、日杂店、煤店、粮店等,一应俱全。特别是这里还有个县属企业——平瓦厂,乡镇企业耐火石加工厂,街街上的人,熙熙攘攘,连河里带桅杆的货船,也停泊不少。那时,这里时不时地有电影看,什么《红日》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奇袭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,我都是在这里看到的,故这里也留下我许多童年的梦。

老街靠河边的山峦上,原有个“杜甫草堂”,这是后人为纪念杜甫《宿花石戍》《早发》留下两首诗而兴建的,可惜民国年间荒废坍塌。2001年,由乡贤刘芝兰老人在原址上捐资重建。“杜甫草堂”重建竣工那天,我作为报社记者还特去采访报道过呢!记得竣工那天,刘芝兰老人的儿子康健乐先生,还特请了市里许多的知名书画家如聂鑫森、贺安成、何浩中、周伟钊、吴楚龙等办了个笔会,由贺安成画杜甫像,李立教授先前题写“杜甫草堂”门额,我还用我的“马休”隶书,写了清代诗人王仲言《舟发花石戍》一诗。那热闹场面,仍记忆犹如。

后来,我又多次陪友人去花石采风,并坐船在湘江上看丹霞地貌,看杜甫草堂,并作打油诗一首:

丹崖壁立湘水滨,上有杜公一草亭。

篙眼留痕犹可见,沧桑世事几升沉。

文旅株洲

铁牛潭

侯仁祥

出茶陵南宋古城门,向东走二千多米,就能看见波涛翻滚的沅江河。河岸一座铁牛,不分昼夜,蹲在亭中,守护着沅江河,一双凤铜眼睛閃现道道光,河妖不寒而栗,哪敢兴风作浪?

南浦铁牛是南宋茶陵县令刘子迈所铸。刘子迈勤政为民,清明廉洁,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。老百姓为了感谢他,纷纷悄悄地送礼给他。他本想把礼一一退回去,可又不知道退给谁。正在他为此事犯难的时候,他的夫人为他出了一个主意:你可以用这些礼金铸一座铁牛,放到沅江河岸镇河妖回报老百姓。他觉得夫人的主意很好。于是,他用这些礼金加上自家的积蓄,请来能工巧匠铸了一座数千斤重的铁牛安放在南宋古城外的河岸边。从此以后,河妖再也不敢作怪,茶陵城也没闹过洪灾。

站在铁牛亭中,向下看,河水打着漩涡,经年累月形成了一个深潭,叫铁牛潭。

铁牛潭在春夏秋冬有不一样的景观和故事。

春日的铁牛潭,岸芷汀兰,郁郁青青。桃花水涨时,潭面如碧玉磨洗,漩涡缓缓转动,像在诉说着千年的往事。偶有白鹭掠过潭面,翘尖点水,激起圈圈涟漪,又惊得潭中鱼儿四散奔逃。此时铁牛静卧亭中,铜眼映着春水,金光也似乎柔和了许多,像是慈祥的老人在看着孩童嬉戏。

夏日的铁牛潭最为热闹。骄阳似火,潭水却清凉沁骨。孩子们光着屁股跳到潭边浅水处戏水,大人们则在岸上的古樟树下摇着蒲扇乘凉。有人说,这潭深得很,曾有人用八根竹竿接起来也没探到底;也有人说,月夜里曾看见潭中隐隐有黑影游动,像是传说中的河妖,只是每次抬头望见铁牛那双

金眼,那黑影便倏地沉了下去,再不敢露面。老人们听了,捂着胡须笑着说:“有铁牛爷爷镇着,怕什么?”

秋日的铁牛潭,是一幅水墨画。沅水两岸的树叶黄了,叶子飘落在潭面上,像是千舟在环形接力,你追我赶,却不相撞。潭水愈发清澈,能看见浅处的卵石和水草。钓鱼人喜欢在这个季节来潭边垂钓,说是潭里的鱼尤其肥美。可鱼儿只管在潭中嬉戏,就是不上钩。钓鱼的人尽管很难钓到鲜美的鱼,但兴致依然很高,因为他们如同在看鱼儿们的精彩表演,哪舍得离开。

冬日的铁牛潭,最见风骨。北风凛冽,潭面却从不结冰,水汽蒸腾,如烟如雾。铁牛的铜眼愈发清亮,在黑夜里远远望去,像两盏不灭的灯。传说有一年大雪封山,有个送路的渔夫走到潭边,又冷又饿,眼看就要冻死。忽然看见铁牛眼中金光四射,一道暖意笼罩全身,渔夫竟然靠着铁牛睡了一夜,次日醒来,浑身暖和,安然无恙。从此,十里八乡的人都说,这铁牛真有灵性,既能镇河妖,也能护百姓。

铁牛潭,就这样一年又一年,一圈又一圈地转着。它转走了宋元的风,明清的雨,转走了无数个日出日落,却转不走铁牛那双守望的金眼,也转不走茶陵人对刘子迈的那份怀念。

如今,铁牛潭的故事越传越远,越传越神……南浦铁牛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。孩子们听着大人们讲述铁牛的传说,眼睛亮晶晶的,就像铁牛那双铜眼一样,闪烁着。潭水依旧打着漩涡,铁牛依旧蹲在亭中。千年的时光,不过是一圈圈涟漪,从潭心荡到岸边,又从岸边荡回潭心。而有些东西,却像这铁牛一样,稳稳地立在那里,任凭风吹浪打,岿然不动——那便是一颗为民的心,一段清廉的佳话,一份代代相传的乡情。

吾乡吾土

荷包洲上梨花香,一江春水载乡愁

左伟军



航拍荷包洲 图片来自“朱亭古镇”微信公众号

看着越来越远的荷包洲,看着越来越小的梨园轮廓,看着滔滔的湘江水在阳光下闪着银光,播着衣角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时以为,离别只是暂时的,很快就会回来。这一走,便是半生。

如今故地重游,一切都变了。四中的老校舍早已翻新,再也找不到当年家的模样。榜头小学的围墙还在,可那片承载了我无数欢乐的梨园,早已变成了一片整齐的菜地。渡口还在,只是当年的木船换成了铁壳船,坐船的人寥寥无几。我认出了船老大儿子,他头发已经白了一半,看见我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:“过河吗”,再也没有当年他父亲那样洪亮的吆喝声。朱亭镇的老街日渐衰落,许多老铺子都关了门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更加光滑,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人声鼎沸。

株洲风物



贺志伟

株洲三三一,舌尖上的早晨

三三一的美食 贺志伟 摄

三三一的晨光里。他家的粉,比起南星的多了一层酸辣的底子。那是攸县山水里自带的性情,初尝觉得冲,多吃几口就离不开了。杨师傅话不多,手脚麻利,一碗粉端上来,码子堆得冒尖,食客们都说,这人实在,粉也实在。

再往前,湘粉匠心的招牌格外醒目。这是整条街花样最多的一家,光是码子就有十几种——红烧牛肉、麻辣肥肠、酸辣鸡杂、剁椒肉末、香菇炖鸡……每天清早,大大小小的碗盏摆满案板,食客们在门口排着队,眼睛盯着墙上的菜单,心里盘算着今天该翻谁的牌子。他家的米粉用的是定制的手工粉,比寻常的宽些、厚些,嚼起来更有筋道。老板说,花样不多留不住人,三三一的人嘴刁,得变着法子伺候。说是这么说,可常来的老客都知道,那些花样底下,藏着的是一锅熬了十几个小时的骨头汤,那是怎么也变不了的底子。

遵义虾子羊肉粉的香气霸道地横在巷口,贵州的辣子遇见湘东山羊肉,红油浮在汤面上,看一眼就让人冒汗,可三三一的人偏偏好这一口。当年,不少川渝的年轻人毕业后来到这里,也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异乡。大冬天的,一碗下去,从喉咙暖到脚趾头,那不只是暖身,更是对远方故土的念想。

陕西关中的老碗面也不甘示弱,扯面师傅把面团摔得啪啪响,油泼辣子的香味能飘过半条街。那面条宽得像裤带,嚼起来筋道十足,吃的就是那份西北黄土地的豪迈。这碗来自北方的面,在三三一的那条街巷里扎下了根,成了不少老厂人惦记的一口。

